

身处喧嚣嘈杂的现实世界,常常会迷失前行方向;而行至人生十字路口,更是左右张望,踌躇不前。观一幅美景,读一本佳作,固然可以心明眼亮,但唯有遇一位智者,方能豁然开朗、洞若观火。因为,智者就如同行船的艄公,驾一叶智慧扁舟,将你带离蒙昧和愚昧,渡向光明彼岸。智者之语通常并非鸿篇巨制,几句生活哲理,看似毫不经意,却能“一语惊醒梦中人”,让人受益终身。曾几何时,本人事业受挫,情绪萎靡,于是,便前去请教名家柯灵先生。彼时柯灵先生年事已高,身体虚弱,思维却仍相当敏捷。他说,宠辱沉浮乃人生常态,不必计较。若遇事业高峰,拼命工作;陷入谷底,亦不必自怨自艾,捶胸顿足,因为这恰好为反思与学习提供绝佳时机,待充电之后,再伺机一跃而起。故此,要以正面心态对待这样的“冷板凳”,从中发现其积极意义。不过有一种“冷板凳”必须警惕,那就是被读者与观众彻底抛弃,无人问津。所以,唯有持续自我更新,明确前行方向,才能

## 我想寻找一棵纯洁的树

曹可凡

避免后一条“冷板凳”。柯灵先生声音轻柔,语速缓慢,在我听来,却如同震耳欲聋之雷电,催促我重新整顿心情,向既定目标进发。还有一年冬日,因取暖不慎煤气中毒,送瑞金医院高压氧舱急救,终于转危为安。出院后虽无不适症状,却总是疑神疑鬼,魂不守舍。书画大家程十发先生闻讯打来电话,说“从名字看,你定会安然无恙。所谓‘曹可凡’,就是说,无论遇到何种危险,也断然可从‘阴曹’地府回到‘凡’间。这得益于取名时的谦卑态度,倘若取名‘不凡’,恐怕就危险了……”一席话叫人捧腹,听完仿佛服了一剂神药,身心舒泰、神清气爽……因此,在我看来,这些文化艺术前辈就好比一棵纯洁的树,摒除世俗名利烦扰,心无旁骛,专注于创作,并对世事洞若观火、了然于心。为他人营造一方无上清凉空间、指点迷津、让迷失者幡然醒悟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,创建《可凡倾听》时,便打定主意,要借用此平台倾心聆听智者的声音。

于是,二十年来,周有光、杨振宁、黄永玉、余光中、谢晋、白先勇、王家

卫、陈其钢、李宗盛等人文、科学大家,陆续走进《可凡倾听》,倾吐人生智慧。譬如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坦言,其长生秘诀无外乎两条:一是少食多餐;二是不生气,并以尼采之语自勉,即生气是拿他人之错误惩罚自己;黄苗子、郁风夫妇曾受尽磨难,可是,即便身陷囹圄,也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。苗子先生苦心“研究”臭虫,后专门写过《抓虱》一文,以记录那段难熬的时光;而郁风先生毕生爱美,尽管无笔可以作画,却利用肥皂包装纸,将其一条条撕开,用窝头加水调成糨糊,照样拼贴出一幅气韵生动的“梅花图”。苗子和郁风前

辈最了不起的,则是以乐观心态看待,从不忌讳谈论死亡。苗子先生从75岁开始,相继写过数篇遗嘱,表达其生命观,甚至已想好告别世界的方法。他不止一次谈到,活着的时候,朋友们可相互交流挽联内容,免得死后无法读到,徒留遗憾。至于骨灰处置,可将其搓在面粉里包饺子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;也可找若干平生挚友围在抽水马桶前,一冲了之……黄永玉先生聊得最多的,大概是对待苦难的态度。他常常引用卡夫卡的那句话:“要客观地看待苦难。”永



春来

(中国画)

李知弥

玉先生说,人生之路上,总会被一个又一个坑所绊倒,智者会立刻爬起,掸去身上尘土,昂首向前;愚者一直蹲于坑旁,百般无奈……所以,无论摔得有多疼,都不要留恋那个将你绊倒的坑,擦干眼泪,从容迎接下一个人生驿站……文化大家固然腹笥深厚,拔草瞻风,而演艺界的朋友也善于从实践中提炼出朴素的生活哲理。譬如:于和伟告诉我,其为人处世均受母亲影响。母亲虽目不识丁,却懂得生活的真髓,老人家常跟儿子念叨的一句话便是“自大

一点念个臭”。一个靠卖地瓜养活一大家子的普通劳动者,竟有如此高妙的人生洞见,令人佩服。这大概便是古人所说的“下人有上上智”;李连杰说,当他温饱基本解决后,开始思考生命意义,看到周围不少人无限追逐名利,倍感痛苦,发誓要以慈善名义帮助更多人,这便是“壹基金”之由来;姜文有关“霸气”的阐述是:“所谓‘霸气’只是对比我劲儿还大的人反抗而已。当我在维护一个理想创作氛围,调动演员表演情绪时,如果有人蓄意破坏,也许就不怎么客气了。”关于梦,姜文之解更富有诗意:“原来听说梦是黑白的,没有颜色。当听到这句话后,我不断地去注意我自己的梦,结果发现自己的梦是有颜色的,不仅有颜色,而且五彩斑斓。梦给我的感觉,像家乡一样亲近的颜色,那个地方人们形容,叫不是人待的地方,是神待的地方。”王家卫对电影的认知也是别出心裁,他强调导演千万不要以导演自居,而是要把自己看作一个观众,因为他认为电影最终要交给观众评判,所以,务必站在观众角度,以严苛标准进行评判,喜欢或不喜欢什么。“这就是导演应该有的诚实态度。有些电影,你一看,就知道,导演自己都不相信,这种虚幻的东西很难打动,只有心怀真情实感,才能获得观众共鸣。”而刘德华之

立春有些时日了,天气乍暖还寒,一早一晚,和中午的温度能相差十来度。太阳西沉,晚霞醉红,我看见一只蝴蝶在晚风里飞。它飞得很快很高,仿佛是被风追赶着。它想找一枝高高的树梢躲一躲,然而不行,那树梢也摇摆得厉害。这初春的大地,虽有疏疏落落的树丛泛青,星星点点的小花开放,但一缕缕微寒的气流终究让它不敢降落。我想起暮春初夏的蝴蝶,总是不慌不忙款款地飞着。它像郊游的人一样,随兴而行,想在哪里停下,就在哪里停下。那花那草也总是温温软软的,任它歇息。它有时落在一朵野花上,翅膀一张一合,就像掀翻着书页,供那几只蜜蜂阅读。

现在,我停下脚步,目光追逐着那只蝴蝶,在夕阳晚照中,它的翅膀也模糊不清,一会儿灰暗,一会儿浅淡。

但是我无法接近它,我只能用我的目光尾随着它,一刻也不离开。心仿佛和它一起飞,就感觉真的飞起来了。

### 草蛉

我在回家前,停在门外的一片草地上,我在想:我一定要捉一只小虫子带回家。我拨弄开杂草,看见一只草蛉,我毫不犹豫,立刻收进我的盒子里。到家以后,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它,它很美。以前没这么近距离地看一只虫子,特别是像草蛉这么小的虫子。它的翅膀尖尖的,狭长透明,翅脉是黄绿色,很清晰,更显出它翅膀的干净。我特别喜欢它的两根触须,长长的,左右不停地摆动。它越是这么小巧、柔弱、美丽,我越是不知道该怎么养护它。我见它在玻璃盒子里爬行很敏捷,知道它已经习惯这个住处了。我喂它胡萝卜丁、菜叶,它爬上去,并没有立刻吃起来。它似乎不感兴趣。

这一天,我发现阳台上有白色的小蛾子在飞。我认识它,叫粉虱,俗称“小白蛾子”,是一种害虫。我发现它是从酢浆草丛里飞出的。我设想,草蛉也许爱吃这更小的虫子,我就捉来喂它。它看见了,并没有立刻捉来吃,而是等待小白蛾子走到它嘴边,顺便叼来吃。我忽然又想起,有的昆虫喜欢有甜味的食品,我把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西瓜瓤喂给它。它爬过去,伏在上面,摆动着触须。我看不清楚它是在吃西瓜,还是在吸吮甜甜的西瓜汁。我知道,它喜欢吃这甜食。我很高兴,只要它能吃点什么,就能多活些日子。但是,有一天,我忽然发现,它被粘在西瓜上不能动了。我以为它死了。

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,看见它的触须还在动。它没死。我把它从西瓜上剥离下来,发现它被粘掉了半片翅膀,很可惜。不过,它能活着,我就高兴。我不知道这只草蛉是益虫还是害虫,现在,我只知道它是一个生命,活生生的,有知觉的,也许还是有思维的,甚至是有语言的生命。因此,我把关注它,当作一件快乐的事。

“大拇指哲学”与“老二哲学”,听了也颇受启发。“大拇指哲学”指的是一种通力合作精神,即大拇指相对于其他四根手指,是最短的,但依然无法忽视。“老二哲学”说的是,人一辈子都要觉得这个世界有人比你好,让你有一种奋力向前奔的激励……

《可凡倾听》近二十年来,一直尝试在问答之间完成心灵的契合与碰撞,从而寻找一个精神标杆,一棵纯洁之树。未来,还将继续寻找,寻找一棵文化之树,灵魂之树。

上,高山仰止,岂敢放肆。沈老一再督促,我最终费尽心思完成了任务。永远记得那个难忘的日子,沈老拿了《清词菁华》新书给我,他的自序中第一个感谢的人赫然是我!意外又感动,平生第一次我的名字出现在著作中。老先生的为人用心可以想见。他还带来了一本《同义词词林》送给我,这是当时镇上的新华书店里唯一能被选中

的可用之书。我与沈老相差60岁,与他的交往是我的幸运。我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热爱,由他之手“钦点”,于25岁的冬天,就悄悄埋下了。

## 十日谈

忘年交

责编:刘芳

学唱皮黄,教玩手机,忘年交的互动,请看明日本栏。



文学评论家兼诗人冯至先生曾赞誉钱春绮在中国译界名望甚高,他跟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和绿原三人被并称为“译界大师”。甚至有学者认为翻译“莎士比亚非朱生豪不可,歌德除钱春绮不行”——这可谓对钱春绮的切切礼赞。

作为翻译家,钱春绮并非科班,他甚至不是文学圈里的人。踏入文学生涯,他简直可被看成是一个走错门的奇人。钱春绮本业是医生,他在上海的医学院毕业,在皮肤科和耳鼻喉科做过多年医生,还出版过《简明小儿耳鼻喉病学》《喉结核及其化学疗法》《白喉的诊疗和预防》等著作。

但钱春绮却是一个资深的文学发烧友。出生于战乱年代,有感于国破家亡,在中学时他就发表抗日文章唤醒民众。他是一个勤奋的人,在学校学习了德语、日语,还自学了英语、法语和俄语。这些都为他此后从事翻译作了积累。

行医之余,钱春绮一直未能忘情文学。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翻译德国文学作品,积有心得后投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。他的优秀译稿被接受,激发了他的翻译热情;发现行医影响了自己翻译,就在1960年自医院辞职成了自由职业专职翻译者。抛弃铁饭碗而追求文学理想,当年这种义无反顾在全国都是罕见的。

自此,钱春绮一发而不可收,他倾情翻译了世界名著《浮士德》《歌德抒情诗选》《歌德叙事诗集》《歌德诗集》《歌德戏剧集》《席勒诗选》《海涅抒情诗选集》《波德莱尔诗集》《恶之花》《尼采诗选》《海涅散文选》《尼采散文选》《茨威格散文选》《拉封丹寓言

## 钱春绮荐吴钧陶

海龙

全集》等。除了文学,他还翻译了尼采哲学著作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和其他文艺批评及美学著作等。20世纪80年代末,因参与编写《朦胧诗鉴赏辞典》咨询相关诗选事宜,我应约去拜会这位传奇诗人和翻译家。自童年时代我们就手抄过钱春绮翻译的抒情诗,他是大众景仰的形象,拜会之前,对他当然有过不同的想象和憧憬。这样一位细腻和饱含诗情的大师,一定是风流潇洒、气宇轩昂的,我做足了见面的功课。

没想到,眼前的钱老是个笑嘻嘻温和的矮老头儿,跟俊逸俏俏沾不上边儿。如同那时大多数上海旧宅,他家住在一个里弄老屋,摸索着走上黑黑窄窄的楼道,豁然开朗得见的这位好老头儿就是大名鼎鼎钱春绮本尊!钱先生文笔优雅绚丽但

我的婚礼定在1987年元旦。那时坊间通知婚礼都是口头传告。我是中文系出身,希望找一帧合意的请柬致送亲朋好友。找遍高桥镇上的文具店、新华书店,居然没有一款婚庆的喜帖可买。愤愤之下,决定自己制作一张。休看这小小的请柬,百字之内,要做到信达雅,绝对犯难。于是去找师傅,镇上公认的才子沈轶刘先生。

老先生住在镇东高沙滩街91号,深院临河的二层小楼底层。经年不见,依旧是白皙小方脸,只是一米六的小身板又干瘦不少,一望便知用眼过度。知我来意后,沈老拱手祝贺一通。细问过我和新娘的年龄姓名后,即从一叠旧挂历裁剪成的纸片中,取了一张,推墨润笔,一手娟秀的蝇头小楷立刻刻成。他捻着稀疏胡子,复吟一遍。

我与师傅的交情说来话长。1981年夏,我的中学老师,西冷印社出身的

本人却不善言辞,虽不至木讷但绝非侃侃之徒。只有言及其亲身经历和翻译事业他如数家珍,谈到诗歌美学和鉴赏他更是当行本色。钱先生非常谦逊,只荐诗和评价,却婉谢了选编他自己的诗作。虽然拒选自己诗作,钱春绮却很讲义气,他极力推荐他的诗友和译友吴钧陶的英译唐诗和其诗作入选《朦胧诗鉴赏辞典》,并带我去其不远的邻居吴钧陶家引荐。经钱春绮介绍,词典编选了吴钧陶的两首诗《秋夜》和《剪影》,钱先生还为诗作写了鉴赏短文,并为词典写了导言。

离开钱先生家,楼道白天也黑黑陡陡的,只有走人时才开灯照路。我看到暗暗的楼梯侧边全是书,钱先生几十年来,就是在这恹恹的岁月和书墙里摸索着漫漫的路。

钱先生告诉我,多年来他基本上不参加,因为他是个“无单位者”,几乎不会与任何社会活动。他是位独行侠,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。钱春绮是个活着的古人,一生笔耕,洁身自好,温润如玉。

金石大家王京蘧先生,知我读的是中文系,马上就要我去拜见一位大师级大学问家,路上匆匆告诉我,沈轶刘先生是1912年毕业于吴淞中国公学中国文学系。记得是大热天晚上进门,沈老摇着蒲扇,一柄大口径放大镜置书报上,拱手胸前,一口浓重的浦东口音“在下沈轶刘”。王老师示意我执弟子礼,我起身要磕头。沈老连连摆手,“忘年交最好,老夫最喜与小青年轧道”。寒暄几句知我22岁,他说自己是“老宿因虚度春秋82”。

沈老1958年从中华书局上海编书所编审退休,在音韵训诂、诗词方面造诣极深,我挑选过的古文问题,他不假思索立马背诵原句和出处。1983年秋,沈老与富寿荪先生(原上海古籍出版社

## 二十五岁的冬天

辛旭光

总编)合选完成《清词菁华》,在十大厚本《全清词》中,录380家,词1018阙,并由其对选中词家每人做50字内评点。沈老年事已高,必须要有助手帮他所选词篇抄录到文稿纸上。他选中了我。那年秋天,我每周都要到沈府,去取一册《全清词》,然后带回大学宿舍。按照所选篇目,用复印纸誊写,一式三份。那时我25岁,视力佳,干劲足,凭着年少意气,澎湃激情,“囫圇吞枣”地抄写那些生僻的典故成语,对付那些复杂奇诡的繁体字。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,每晚在12点收手,历经半年多,抄写了五百多页500格的文稿纸。最大收获是,基本通读了清词名家篇目,磨得了耐心。沈老居然要我写篇序,用意当然是提携我。我看到一大堆才华杰伦的前辈在

## 初春,第一只蝴蝶(外一篇)

昆虫印象之三 金波